

200.5/88

续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

广西人民出版社



续二十年 目睹之 怪现状



吴虞公 撰

黄子询校点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廖集玲

责任校对 王 令

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虞公 撰

黄子询 校点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教委附属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19.875

字数 231 千字

版次 1993 年 8 月 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2455-X/I·565

定价 6.50 元

出版说明

该书作者为常熟吴虞公，书成于民国十二年（1923）。作者在序中说，他所处的时代“世变愈亟，人心愈诈，鬼域伎俩，层出不穷，较我佛山人时代，现状之怪，更有甚焉”。基于此，作者以续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任，意在“秉笔直书其事，使彼鬼域之徒，稍知戒惧。”

书中主要以十里洋场上海为背景，摹写清末民初社会中之种种怪现象。涉及官吏、名士、拆白党、侦探、妓女、术士、江湖郎中、赌徒、地痞流氓、放印子钱者等的种种黑幕、骗局，揭发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龌龊行为。

今天整理出版该书，对认识旧中国的黑暗腐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且其中所揭露的不少骗术，如路上故作捡到失物，设局令贪财者上钩以骗取钱财；江湖郎中诡称善治性病，骗人上钩；设立函授学校以欺骗莘莘学子；术士巧舌算命以谋人金钱；妓女以色相设局诈骗；假广告骗取钱财等等，在一些地方又有复燃的苗头，读此书可令人知其中内幕，提高警惕。

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虽揭露罪恶，但不能揭示罪恶之社会根源，且道德观陈腐，往往把罪恶的产生归结为“人心不古，

世风日下”，而且，其中刻划世相，亦有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时所言：“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的缺陷。如是种种，敬请读者注意。

序 言

我佛山人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描写社会家庭各等人物之离奇事实，如燃温犀，如铸禹鼎，使魑魅魍魉无所遁其形迹，固著者一时痛快之举，且有足使阅者拍案惊奇者也。迹者世变愈亟，人心愈诈，鬼域伎俩，层出不穷，较我佛山人时代，现状之怪，更有甚焉。而山人既已仙去，世又无山人其人者，秉笔直书其事，使彼鬼域之徒，稍知戒惧，宁非憾事欤？著者无似，窃以平日见闻所得，拉杂书之于篇，仿山人体例，分若干回，题曰《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知狗尾，安敢续貂，盖亦附骥之志耳。著者见闻狭隘，深愿大雅君子，毋严格以绳之也。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一年初秋

常熟吴虞公书于上海世界书局

目 录

第 一 回	楔子	(1)
第 二 回	俱迫勒背离乡井 备酒食款待公差	(5)
第 三 回	黄童白发跋涉控监 狱吏讼师狼狽牟利	(13)
第 四 回	乌龟现形是耶非耶 市侩存心欺也诈也	(22)
第 五 回	贪淫婢女丧九岁情人 重义姑娘救昔年狎客	(30)
第 六 回	出神入化讼棍心思 尽相穷形邻姬秽语	(38)
第 七 回	假明珠当铺失利 做手势皂隶受愚	(47)
第 八 回	西湖边渔父谈天 樽酒前少年狂语	(55)
第 九 回	伍铭士诡谋获大利 钱世民奇病遇救星	(63)
第 十 回	想做官患痴癫病症 弄笔墨撰滑稽证书	(74)
第 十 一 回	声势汹汹孽儿受罚 柔情脉脉荡子销魂	(84)
第 十 二 回	剖衷曲一舸泛西湖 游花园几回惊绝色	(93)
第 十 三 回	假名士齐集喜雨亭 野鸳鸯飞出留云阁	(103)

第十四回	一笑出门慈母挥泪 举杯相劝倩女离魂	(116)
第十五回	男嫁女千古奇谈 疏间亲一张广告	(126)
第十六回	为微资斫伤膝盖骨 费巨款捐充编辑员	(137)
第十七回	顾凝神揭破招考内幕 王警北演说函授学校	(148)
第十八回	王卜登冒用死人名 陶菊芬详述伤心史	(158)
第十九回	诈银钱勾串铁血团 逞谈风解释拆白党	(169)
第二十回	偷古董女子痴心 失衣服旅馆怪状	(178)
第二十一回	叩房门浪子吃惊 充苦工淫棍恶报	(187)
第二十二回	趁轮船妇女暗摸索 赎钻戒姨太太掉包	(196)
第二十三回	嫁女儿借债服毒 瞒丈夫贷款自杀	(204)
第二十四回	赌徒迷信大打花会 侦探设计诬陷党人	(213)
第二十五回	胡寿甫害人遭恶报 范成爷贪色受奇冤	(222)
第二十六回	烈焰飞腾纵火图赔 风雨凄其拉车诉苦	(231)
第二十七回	美少年求学雌雄莫辨 小孩子拾函真假难分	(240)
第二十八回	游秘窟翻检惊鸿影 探艳色霉遇床头人	(249)
第二十九回	赋艳诗校长多情 上台基学生卖娼	(259)
第三十回	借款赎钻戒卖淫变相 托人写局票接客奇闻	(268)
第三十一回	真狡诈赌徒倒脱靴 假慈悲奸人发彩券	(280)

第三十二回	暑假期中一本记事册 会审堂上几张叫局条.....	(290)
第三十三回	算命运夫妇勃谿 卖符箓江湖技俩.....	(301)
第三十四回	治面麻神乎其技 赴东洋忍哉尔心.....	(310)
第三十五回	租房屋顾凝神避债 弃家室戚树棠出洋.....	(319)
第三十六回	韩希古有心骗妻子 易实甫无意收门生.....	(329)

第一回 楔子

近几年来，新小说纷纷发行，但是著作小说，很不容易，必须作者有了包罗万象的胸襟，才能写出鬼泣神惊的笔墨。聘词宜乎简洁，切忌肤泛；用意务须曲折，最忌平直。又宜情理两到，前后相应，方能使看书的人心神领会。所以中国旧小说，令人百读不厌，像《水浒》呀、《儒林外史》呀，都是绝等聪明才子，竭尽一世的精神才能成功。不像现在的小说大家，摇起笔来总是几万言，说来说去只是一样。你想这种小说，哪能耐人寻味、益人智慧呢？

闲言不提。单表江南有个少年，姓甚名谁且不必说；只那少年胸襟广阔，学问渊博，最爱看的是小说。中外名著，已有好几百种，经他看过，他都不很满意。只有施耐庵做的《水浒传》、吴敬梓做的《儒林外史》最为叹赏。说他二人，真有包罗万象的胸襟，鬼泣神惊的笔墨的了。

一天，那少年有个朋友前来谈天。谈起近状，那朋友道：

“闲居无事，还是看看小说，聊以消遣。”

少年道：“你看的何种小说？”

那朋友道：“张正雅的《玉泪痕》、余茹冬的《广陵散》、陈新人的《一文钱》都是很有名的，你看那几种小说好不好呀？”

少年道：“都好都好。”

那朋友道：“你说三人都好，没有分别么？”

少年道：“你说他没有分别，就没有分别；你说他有分别，就有分别。”

那朋友不悦，说道：“究竟张正雅做的《玉泪痕》怎样？”

少年道：“正雅做四六文，洋洋十万言，有这么的大本领，哪得不好？”

朋友又道：“余茹冬做的《广陵散》怎样？”

少年道：“这名目先好了，况且内中写些痴男怨女的情态，竟是刻画入微，恍如身历其境，哪得不好？”

朋友又道：“陈新人做的《一文钱》怎样？”

少年道：“他是益发好了，通篇新式标点，满纸新鲜说话，我简直不能置一辞。像他那种著作，岂止一文钱！真是没有价值的宝贝了。”

朋友笑道：“这样说来，他们都有妙处，只是你的说话也太觉玄妙了。那么你看吴研人做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怎样？”

少年道：“做得好极。施耐庵、吴敬梓以后，就是他了。”

那朋友拍手笑道：“对呀对呀，我看了他的著作，佩服极了。他所说的话，真是我心头舌底所要说的，不过被他先说去了。”

少年道：“这样说来，你就是吴研人了。”

那朋友大惊道：“我并不姓吴，怎说我就是吴研人呢？”

少年道：“你莫性急，听我一言。我常常说道：自己得意之文，他人万万不能赏识。假使他人果能赏识了，那么这个人便是我，不是他人。他人得意之文，我也不容易领略，假使我果能领略了，那么我就是他，不是我了。更进一步说起来，自己妙文，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没有说出，他人已经原原委委，着着实实说出妙处，那么此人便是我的灵魂。并且不是我躯壳所寄的灵魂，直是我灵魂所跟随的灵魂呢！更进一步说起来，施耐庵与金圣叹只是一人，并不是两人。因为一是著《水浒》，一是批《水浒》。施耐庵手中写出一部《水浒》，腹中尚有一部《水浒》，金圣叹目中有一部《水浒》，腹中亦有一部《水浒》。四部《水浒》合起来，原是两部；两部《水浒》合起来，便是施耐庵所著，金圣叹所批的那一部。这部《水浒》非施耐庵不能写，非金圣叹不能批。所以说施耐庵与金圣叹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你现在能知吴研人做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妙处，你就是吴研人了。”

那朋友拍掌大笑道：“妙呀妙呀，我眼中看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胸中还有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是眼中所看的，是一部《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胸中所有的是一部《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少年道：“只一部书，如何分做前后两部？”

朋友道：“那部书中的主人翁，九死一生不是说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我自入世以来，也有二十多年了，所经所历，无非这三种东西。并且社会进步，这三种东西也是随着进步。蛇虫鼠蚁好比小人，现在进一步，宛然君

子，人家更不容易防备他了；豺狼虎豹好比恶徒，现在进一步，居然假仁假义，人家更不容易窥破他了；魍魉魍魉好比阴险狠毒的奸人，现在进一步，竟然冠冕堂堂，横行白昼，人家更不容易测度他了。所以我所经历，亦是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怕比前一部书还要可怪的利害呢。”

少年听了，呆着半晌不语。后来说道：“你胸中一部，何不写出来给大家看看，不是与吴研人有一样的功劳么？”

那朋友并不回答。伸手在衣袋里摸出一束稿纸来，授与少年道：“无须足下提及，在下早已做就了。”

少年拿来看了几页，喜得手舞足蹈，对那朋友道：“你就是吴研人了。这部书便叫了《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罢。”

那朋友便道：“你既知我这部稿子，我便送给你罢。”说完，告别而去。

少年将这稿子细细看了一遍，又加了些评语，刊布出来。书中以下的话，便是那朋友的稿子了。

第二回 惧迫勒背离乡井 备酒食款待公差

我自己并不觉得聪明，偏是人家都欢喜说我聪明隽秀。我还记得，七岁上学那年，就读完了三、千、百，次年就读完了大、中、论。这也何足为奇？人家都是奇怪的了不得，说我小小年纪，读书这样迅速，真是难得。因此我年纪虽小，就得了“聪明”两字的头衔。那时我家还不算贫，有些亲戚朋友，都来对我父母说道：“这个小孩子，真是你家的千里驹咧，将来造就，无可限量。”我父母听了这话，自是欢喜，竟然当我千里驹看待了。那些亲戚朋友，还是到处传扬，说我是个神童咧。现在仔细想来，我立身处世，没有一事占着便宜，更没有做得一番事业，这还算是千里驹么？

闲言慢表，且说我虽不算得聪明，但是记心还好，想我八九岁时的情形，还不模糊。那时我家略有些微产业，住的高堂大厦，前后五进。头一进开着一个行场，生意极为发达。父亲读书，不很理事，只与当地绅衿往来，干的事情，家中一些不

知。一天，母亲在厅上花瓶之中，看见一只绣红鞋儿，不觉疑心起来。又想父亲生性拘谨，不是偷香窃玉之辈。然而这只鞋儿，若非父亲拿来，还有谁呢？等到父亲还家，母亲就问他哪里来的绣红鞋儿。我父亲本是诚实之人，经这一问，面色顿时红了。便道：“城里有个娼家赠给我的，我恐你见了生气，就放在花瓶里头。料你不会见了，谁知竟会败露。”

母亲道：“前人有句诗道：‘攀花折柳寻常事，只管风流莫下流。’这种征歌选色的事，偶一为之，未尝不可。若说沉溺其中，大非所宜。况且妓院里头，机诈百出，你是谨厚之人，何可迷而不返？以我愚见，还是及早回头罢。”父亲听了此话，并不见怪，果然没有出门。

不料有个妇人，坐着轿子过来，声势汹汹看我父亲。我家替他回了轿钱，请他吃了点心，方才去了。自此一连来了十几天，总是这样。那妇人生的身躯肥胖，皮色白嫩，两道浓眉，一双乌黑的眼睛，令人有些畏惧。我父亲见了她，更是心虚胆怯，然又没有法子避她。那时我年纪尚小，不便多问。只听我父亲说起，这个妇人十分撒泼，因为争夺家产，曾经告过御状，与慈禧太后见过一面，打了一场赢官司。回转家乡，大家不敢正眼觑她。任你极小的事，她总要声言告状，人家因为她太后也见过，自然怕她三分，不敢与较。她这撒泼名气，差不多全省都知道了。你听了父亲话，只知道她利害，还不知她为何到我家里来骚扰。

隔了几天，那妇人来的次数更多，每天三次两次不等。我父亲见她来了，只是愁苦满面，弄得没有摆布。等她去后，便叫母亲拿出贵重的东西，差人运到典当里去，换了现银，送与那妇人。后来当得尽了，就将一首市房抵押二千银两，又被那妇

人一齐拿去。我看了这样情形，不知是何道理，然也不敢多问。又隔几天，四五个公人拥到到家里，要父亲去说话。父亲随着去了，不多时又回来了。那夜就有二三十个老妇到我家里住宿，不问情由，把什物乱丢乱掷。赶到厨房里头，抢着饭菜就吃。我不知道她们是何情理，吓得躲在房里。那夜父亲没有回家，我听那些老妇吵了一夜，母亲也一夜没有合眼。到了天明，父亲同了几个绅衿回来，把那些老妇吓跑了。吃过午饭，即去雇了两只民船，搬取东西，直搬到半夜，把家中所有一半搬到船去，一半寄在亲戚朋友家里，然后率了合家老幼，一同登船，解缆开行。行了两天路程，经过一个海面，到一个市集泊下。那地我也不知叫做什么名称，就问母亲。母亲道：“我们本住通州东城，因为被那妇人天天来吵，站不住脚，所以搬来这里，这里叫做毛竹镇。”我想：那妇为何前来吵闹？她来吵闹，我们就让她，照此情形，那合通州的百姓，不是都要被她吵闹，都要避让她么？想着，正要动问，忽见岸上走来两个人，背后还跟着七八个汉子，各拿扁担、绳子之类，走到船上。

父亲便招呼他们道：“你们来了么？房子看定没有？”

在前两个之中一个，生的满面髭须的笑着答道：“房子看定了，是两开间门面，前后三进，租金每月两元伍角。地方还算清洁，在毛竹镇的东市杪，门面上做些买卖，也很便利。不知合意不合意，先去看看如何？”

我父亲道：“朱客人做的事，总是妥当，我也何必去看！费心就请你招呼众人，把东西搬去便了。”

那朱客人便对七八个汉子说了几句，众人即行上船，把东西搬去。我们合家的人也随着到新租房子里去。我一看这房子，已经半旧，梁柱等木大有灰暗之色，不像自己家里的金

壁辉煌，心中很不快意，然也不便开言。等到船中的东西都搬来了，朱客人等帮着整理一番，父亲请他们吃了一顿酒食，才各别去。

次日，朱客人等两个又来。那一个又听父亲叫他王司务，面貌瘦长。两人都不穿长衣，腰系作裙，发辫盘在顶上，形状甚为好看。手拿旱烟筒一枝，不住的吃。我想这像人物，差不多是乡下佃夫，很卑贱的。我父亲平日欢喜和一班马褂长袍的绅衿们往来，如今为何一变态度，与这样佃夫要好起来？甚为不解。后来父亲取出几百银元，交与朱客人，朱客人便到各处去买了许多日常应用之物：糖呀、竹木呀都有。父亲一面做了两只柜台，装修门面，居然开起一爿杂货店来，自己在店里照料一切。

当时我也不知天东地西，父亲送我到学堂里去，我自然欢欢喜喜的去了。我的读书，本是很快，不上半年就将一部《孟子》读完了。塾师王一枝先生很称赞我。一天，我在学塾里头，忽然有个人走来，见了王一枝，跪下叩头。众学生们见了，不禁匿笑。那人并不顾忌，只是跪着不动，王先生连忙扶他起来道：“老兄何苦这样，那件事情，我总替你前去说情，不被你吃亏就是了。”那人方才千恩万谢的扒起来，又是千恩万谢的告别而去。同学中有认识那人的，告我道：“那人便是余先生，在善堂里头教书，严厉得很。我们因为被他打过手心，所以都退了学，来从王先生。他今不知出了何事，请求王先生设法呢。”又一个同学的道：“他与善堂隔壁一家姓丁的女儿睡在一床，昨夜被王老三（地方无赖）得知，约了二三十个打手，把男女双双捉住，声言送官究办。幸亏善堂董事出来喝散了众人，那余先生才得逃走。这件事惊动了合镇人民，我还前去看。见余先生